

我国中小学“伪娘”现象频现的文化审视

孙 炜¹, 刘大年¹, 蒋月华²

(1. 济宁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2. 烟台市栖霞庄园中学, 山东 栖霞 265300)

摘要: 中小学“伪娘”现象是近些年来搅动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一个敏感问题, 主要表现为中小学男生身体素质的全线下滑、性别角色的认同混乱以及传统男性气质丧失等, 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失、学校教育中偏重应试教育和女教师占比过高等传统痼疾以及社会中中性化风潮的影响等。进而结合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的合力, 提出解决我国中小学“伪娘”现象频现问题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中小学; “伪娘”; 中性化; 性别教育; 文化审视

中图分类号: G4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0)02-0086-06

近年来, 社会对“伪娘”现象已经不再感到突兀和陌生, 尤其在大众娱乐领域更是如此。随着90后大学生“快男”刘著们的大量涌现, 男生危机的话题已经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受到了学术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 引发了人们对性别认同、权力秩序、性别教育等方面的深度思考。无须讳言, 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加剧了“静态生活”的形成, 而家长和学校“智育至上”的观念、学业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合力, 导致学校成了大量“围栏里的人”的渊藪^[1]。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 当下基础教育阴柔导向型的环境、家庭分工以及娱乐媒体等因素的“合谋”, 为男孩子筑造了“温柔的牢笼”。对于以上诸种现象, 以往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教育平等、教育公平等切入点。本文尝试将新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伪娘”现象置于社会文化的宏观语境, 以期为中小学校园“伪娘”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进而促进男孩的性别认同和教育适应性。

一、“伪娘”的时代意蕴

“伪娘”一词和其他流行网络词汇如“萌、同人、鬼畜、萝莉、暴走、吐槽、傲娇”等一样文本词源均来自ACG, 是日本动漫、电玩游戏的专有名词^[2]。在日语中, “伪娘”被称为“男の娘”(おとこのこ), 译为汉语则是“男少女”, 即这个词特指

正常的、天生就具有女性外貌特征的男性, 在变装后有着比一般女性更俊美、更“萌”的特质。“伪娘”的产生经历了二次元到三次元的过程, 最初出现在日本, 以日本最著名的动漫《少女爱上姐姐》中的宫小路瑞慧为代表。在日本盛行角色扮演文化(cosplay), 喜爱动漫中角色的观众对角色进行现实扮演, 动漫中的二次元人物变得立体了, 但“伪娘”现象仍只存于虚拟世界中。然而, 随着世界的不断交融和人们观念的日新月异, 以男儿身女子貌形态出现在大众面前的男性越来越多, “伪娘”现象也正式进入三次元。从此, 这一称谓也正式被固定和传播开来。

在汉语中, “伪”字早于《礼记·月令》中提到“无或诈伪淫巧”, 《荀子·性恶篇》说“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 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伪, 诈也”^{[3]166}, “伪”字基本取“人为、欺诈、矫饰”之意。“伪”字是形声, 从人、从为, 为亦声, 从人、从为合起来意思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物。该字本义是“人为、欺诈”,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假、不真实、人为矫饰”。同理, “娘”字也是形声字, 繁体正字为“孃”, 从女、从襄。襄亦声, “襄”意思是“包容”“包裹”, 从女、从襄合起来的意思是指“身体包裹有婴儿的妇女”。南北朝的《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 愿得结金兰”的“娘”字就是取其本义。唐代

收稿日期: 2019-10-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身体教育学视野下中小学‘男孩危机’研究——基于对‘伪娘’现象的考察”(18YJC880078)

作者简介: 孙炜(1979—), 女, 山东潍坊人, 济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教授; 刘大年(1963—), 男, 山东济宁人, 济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教授; 蒋月华(1977—), 女, 山东烟台人, 烟台市栖霞庄园中学教师。

时期的“娘”字则被引申义为“母亲”“年轻女子”，如杜甫的《兵车行》“爷娘妻子走相送”，《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然而，到了宋代，“娘”“孃”简繁两字用法不再做特别区分，“娘”字逐渐取代“孃”字取本义。事实上，即使时间来到现代，“娘”字依然常用“母亲”“年轻女子”之义。但是，这里有一个现象也必须提及，就是传统语境下如果一个正常男性在举止行为、形态甚至声音等方面具有女性特质也会被戏称“娘们儿”。也就是说，当“伪”与“娘”字联合在一起，对于生活于传统习俗中、崇尚“阳刚之气、铮铮铁骨”的中国男儿而言，“伪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贬义色彩。当然，对于“伪娘”的认知也并非众口一词，事实上，近些年来，“伪娘”现象并非如某些学者专家所诟病的那样已造成男孩的全线性危机，亟待拯救。当然，不是否定当下中小学男孩阳刚之气不足的现实，而是认为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仅仅放在男孩的“落后”现象上，一味地叙述差异如何显著、男孩如何陷入“危机”，进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而应探寻“伪娘”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机理。霸权性男性气质是否就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必然？当下社会“伪娘”现象的不断涌现是否是对过去传统男性威权的一种自动纠偏？

二、“伪娘”现象的呈现样态

近些年来，在教育领域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男孩女性化、男孩阴柔化等“伪娘”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突然发现，进入21世纪后，社会在娱乐至上的消费驱动下，教育在日趋头脚倒挂的机制下，家长在物质脱贫灰色记忆的全线代工下，男孩的性别特征越来越式微。“拯救男孩”被正式提上日程，尤其随着孙云晓博士的《拯救男孩》一书的出版，“伪娘”现象在教育界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体素质的全线下滑。近三十年来，我国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学校体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学生体质尤其是男生体质的下降更是触目惊心：肺活量水平持续走低，速度、爆发力、力量耐力等素质进一步下降，超重或肥胖男生数量明显增多。在一次访谈中，61.7%的教师认为男生体质不如女生好，尤其在生病不上课这个指标上，女生明显优于男生。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男大学生身体形态的平均发育水平低于日本国同年龄学生。其中在体质方面，中国女大学生

明显超过日本同类学生，而男大学生则明显低于日本国学生^[4]。另外，在一份关于我国7—19岁儿童青少年各项指标的调查中，小学阶段7—12岁男生在身高指标上不占优势，平均身高竟然比同年龄段的女生要矮1厘米左右。

二是性别角色认同混乱。所谓性别角色认同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性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约定俗成的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男孩的性别特征应该是勇敢、坚强、责任、担当、沉着、冷静等品质的代名词。然而，时过境迁，传统一维对立的性别区隔在后工业技术信息时代，其界限越来越模糊。有人戏称，过去，我们以为天是蓝的，草是绿的，墙是白的，煤是黑的，男人是很爷们儿的，女人是够娘们儿的。可现在好像一切都颠倒了^[5]。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伪娘”们正越来越成为校园的一大特色。不仅如此，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在《真正的男孩》一书中也指出，现代男孩“胆小和孤独”，在成就和自信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女孩^[6]。

三是传统男性气质的丧失。众所周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男性特定的行为倾向和心理特质有不同的设定和期望。近代以来的西方，在文化变革、帝国扩张、城市发展以及欧洲内战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男性气质，包含了理性、男权、攻击性、冒险、征服等“硬汉”的精神内核^{[7]260-267}。反观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家破人亡、国覆种灭的内忧外患的情势下，男性气质则更多地积淀了责任、担当、抱负、忧患、舍生取义等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的精神属性。然而，时光荏苒，出生于新中国的零零后的男孩们，由于国际形势短暂趋稳，全球化消费浪潮涌来，不知不觉中传统男性气质中的超越、阳刚、克服困难、力争成功等素质悄然流失。反映在男孩的学业成绩上就是，中国高考女状元人数已经超过了男状元，女状元约占51.45%，男状元约占48.55%，女状元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已经从1999年的33.82%上升到2007年的62.79%，尤其是在文科状元中，女性已占到64.43%^[8]。此外，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最新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在2014年全国各地区省级高考状元中男状元比例为40.43%，再创历史新低。在2000年到2014年这十五年间，女状元所占比例逐步赶超男状元，且比例差距逐渐拉大^[9]。中小学男孩学业成绩的下滑和男性气质中责任、担当、

大局意识等品质的缺失确实存在着某些正相关。

三、“伪娘”现象的深层文化机理厘析

“伪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搅动当下中国教育敏感神经的一个潮词,而且非主流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5]。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因为“伪娘”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形态,呈现出的不仅仅是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背离,更是当下一些青少年心理状态和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以下试图对中小学“伪娘”现象的背后深层文化机理予以归结。

(一)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缺失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尤其对于未成年的男孩来说,父亲在家庭教育的作用可能更大。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指出,男孩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角色和行为,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行为^[10]。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传统家庭角色定位的惯性以及人们对所谓幸福生活的高物质期望等因素的介入,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失较之以前更有蔓延之势。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尤其在面对自然的狂暴与无情时,男性的强力、独立和果敢等品质就更有生存优势。但是,时过境迁,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信息化社会的今天,这样的男性气质优势也就渐渐弱化。当然,在市场经济大潮以及优胜劣汰的思想观念驱使下,今天大多数父亲忙于工作以图为孩子创造一个更高的平台或起点,而在外疲于奔命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现在我国尤其是城市家庭离婚率的居高不下,导致跟随母亲生活的孩子更是缺失父亲的陪伴。除此之外,少子化时代母亲的过度保护性教育也是一些家庭中父亲被迫放手孩子教育的一个致因。然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作用非常巨大,因为儿子会在潜意识中效仿父亲的一举一动。社会学习理论也强调榜样的作用,认为父亲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男孩往往把父亲看作未来发展的模式而去模仿^[11]。也就是说,在男孩的性别化发展过程中,“父亲的行为就是其性别化发展的象征模式和参照”^[12]。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当下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缺失,是中小学“伪娘”现象频现的一个重要诱

因。

(二)学校教育中的传统痼疾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学校教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基础教育在披荆斩棘大步向前时,一些体制或系统内的痼疾也渐渐浮出水面。一是“应试教育”模式可能更适合突显女生的长处。毋须讳言,一切以分数为准绳的“应试教育”天生偏爱或倾向那些安静、乖巧、听话和细心等生理和心理方面成熟较早的女生。科学实验证实:由于男女在大脑结构上存在着生理差异,使得二者具有不同的大脑优势区域,女孩比男孩有较强的记忆能力^[13]。同时,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的考试评判标准加上轻实践教学、重理论教授的教学方式,把活泼好动、思维跳跃性比较强的男生基本上限制在了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里,使其成为一个个听话、腼腆、不敢质疑和反叛的“温顺的羔羊”。二是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失调,女教师占比过高。权威统计数据示: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群体几乎由清一色的娘子军组成,许多学校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越是低年级,女教师的比例越高,幼儿园中男教师早已成为“稀世珍宝”,大有女性垄断教师队伍的态势^[14]。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调皮、好动、不拘于细节的男生在细心、喜静、勤奋、守纪律的女生的比照下,一定程度地被压制和负强化就在所难免了。体现在学习成绩评价上就是,那些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擅长强化记忆的学生,更容易使本性使然(女教师的评价方式无意识地倾向于女性特质,对安静、听话和成绩好的孩子评价较高)的女教师青睐有加。英国学者安妮特·麦克唐纳的研究发现:如果学校的大多数教师是女性,学校会倾向于采用女性喜欢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法^[15]。在这样一种阴柔氛围泛化的背景下,男生为了迎合以女教师为主体的教师群体对学生的评价取向,逐渐成为安静、听话的“好”学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男性处于女教师占大多数的学校环境里,在与女教师的互动过程中无法避免女性教师作为示范者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也是男生一定程度上熏染上女性化特质的一个重要致因。

(三)社会中中性化风潮的影响

人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应仅仅隶属于家庭缄默的一员,而应是繁复驳杂社会中的关系

性存在。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在实现了信息化、网络化的后工业国家,以天然的生理性别作为分界的性别认同渐渐失去了话语主导权,取而代之的是性别的社会建构论。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性别认同是社会影响的结果^{[16]102-103}。中小学“伪娘”泛滥现象可从社会结构和消费主义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是当今社会多元文化的推波助澜。有人说,7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性别气质还有一种天然的朴素理解和期待,但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加速和人们生活形态的剧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千禧年之后,“性别中立”或中性化风潮已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从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不差钱》女性化的穿着和声音的小沈阳,到2010年湖南卫视《快乐男生》声音柔美、外部阴柔的刘著“伪娘”们,再到零零后外形精致、时尚阴柔的“都市玉男”(metrosexual),无不折射出当今社会文化的多元和包容^[17]。有人说后现代主义下的大众审美观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驳,具有个人化、反传统、反权威的特点,部分大众心理是逆反、反叛的,追求标新立异。“伪娘”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此类特点,他们往往不易因为旁人言论而改变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独立的个人认识和社会生活,带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伪娘”所代表的亚文化形式属于非主流文化,能否被主流文化完全认可不得而知,但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流文化,因此“伪娘”的存在恰好符合后现代主义下的大众审美观。当然,对于依然具有传统审美观的部分大众而言,由于对代表主流文化三维传统形象已有的审美疲劳,出于围观、猎奇心理,他们以自误方式消费“伪娘”也就具有一定的合情性了。换言之,“伪娘”能被后现代主义大众审美观所接受,说明他们满足了大众的某种审美心理需要,此种审美心理与人性中暗藏的某种情感有强烈的对应关系。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就认为,人性中无意识地隐藏着人们觉察不到的某种情感,也隐藏着某种性取向,从而形成某种审美心理,“伪娘”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此种心理。

二是消费主义的泛滥成灾。公平公正地讲,一定的消费欲求应该也必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假如“人们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

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以此作为个人的自我满足和自由,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价值,那就可能本末倒置了”^{[18]6}。不幸的是,当下的社会,随着消费主义的泛滥肆虐,消费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19]7}。从这一点出发,在娱乐至上的今天,那些所谓流行、时尚和前卫的东西,不过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的“文化工业”所塑造出来的精神幻相。众多媒体为吸引眼球大肆报道受追捧的“伪娘”,其实背后名利的考量早就溢出了个体性别倾向或嗜好的限度。

四、积极应对中小学“伪娘”现象的策略

对于中小学层出不穷的“伪娘”现象,我们既不能充耳不闻、听之任之,也不能令行禁止、蛮横干涉。正确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现实,将家庭身传、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熏染等因素进行系统整合,进而提出针对性强的、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是在家庭身传方面,家长应该让孩子懂得性别差异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他们往往对性别差异不是很敏感。因此在这方面,作为家长,尤其是父亲的角色就更加重要,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父亲通过言传身教的本色演出,无声胜有声地陶冶着男孩的性别角色认知——独立、坚强、果敢、担当等阳刚的男性气质。而这需要当下的父亲必须做出艰难的时间调整,在家多陪伴、多交流、多和儿子沟通,是爱儿子的最长情告白,也是对儿子进行的最有效的性别角色教育。

二是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强化性别角色教育,培养男生正确的性别差异认知。性别角色,顾名思义是指属于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群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及其被该社会和群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20]。强化性别角色认知,不是要和性别平等教育唱对台戏,而只是强调,不同性别有不同性别的特点,不同性别有不同性别的优势和长处。在中小学加强男生的性别角色认知,不过是要男生明白、理解和践行男生角色所应具备的不同责任和风格要求。在这方面,不仅需要学校管理层的大力配合,即下大决心改变目前教师队伍女性教师占比过高的现状,而且作为教师本人也应该科学理解性别角色的差异,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创造性的人

生^[21]。

三是在社会熏染方面,不能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准绳,无限“祛魅化”男性或放大男性中性化的优势,而应该正确引导阳刚之美的男性性别认知文化。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流行元素的频频冲击和传统生活、工作模式的日益退场,人们的日常世界大都旧貌换新颜,这本来是一件特别值得人们高兴的事情。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社会对经济利益的无限追逐,导致传统的一些主流价值受到严重腐蚀。最近网络媒体上“伪娘团”的大量报道和上镜,无疑大大加剧了正处于青春生长期、还无多少性别角色认知的中小学男生的跟潮之气。班杜拉的社会学理论就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习得新的反应^{[22]364}。在这方面,大众传媒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我国的很多社会公众平台没有起到正能量的榜样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使中小学的“伪娘”模仿者失去效仿的目标和策动力。

近些年来“伪娘”现象在中小校园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也可以说是个体的自由选择或人性进一步解放的表征,但“伪娘”现象背后的动因我们却不能置若罔闻。事实上,男生中性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性别趋向问题,它的背后牵动着众多文化、制度以及体制等层面的神经。由此,为了使男孩危机得到缓解,在家庭中要重视父亲的地位、优化家庭教育方式,在学校里应改善教师性别比以及课程设置和学生评价方式,在社会层面注重相应的社会环境的营造,采取这些措施或策略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 [1] 李小伟. 不能被遗忘的“身体教育学”[J]. 人民教育, 2015(11).
- [2] 王晓华. 性别美学视域中的“伪娘”现象: 一种亚文化的历史流变——尤以西方为例[J]. 青年学报, 2019(2).
- [3] 许慎. 说文解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4] 李刚, 张树光, 周殿学. 中日两国大学生体格及身

体素质发展状况的对比研究[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9).

[5] 高庆. 被集体围观的小众: “伪娘”的个性表达与社会纠结[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9).

[6] 郑素华. 关于“男孩危机”的争论与反思[J]. 青年探索, 2011(4).

[7] R·W·康奈尔. 男性气质[M]. 柳莉,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 中国校友会网. 1999—2007 中国高考状元性别构成[EB/OL]. (2008-06-05) [2019-08-10].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08-06-05/0104143721.shtml>.

[9] 新东方在线. 2000—2014 年中国高考状元性别构成情况: 阴盛阳衰[EB/OL]. (2015-06-23) [2019-08-01]. http://bj.bendibao.com/news/2015623/192443_2.shtml.

[10] 张扬, 周瑶, 陈鹏. 小学“男孩危机”现状调查及干预路径——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为例[J]. 教学与管理, 2014(7).

[11] 孙云晓, 李文道, 赵霞. 男孩危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男孩危机: 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一文的回应[J]. 青年研究, 2010(3).

[12] 张丽华. 试论父亲在儿童性别化过程中的作用[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2).

[13] 肖丽梅. 男孩危机现象的归因与对策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2.

[14] 杨建朝. 男孩危机背后的隐忧: 关于教育性别公正缺失的思考[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11).

[15] 彼得·维斯特. 男生需要男教师的五大理由[N]. 中国教师报, 2004-03-17.

[16] 吉登斯. 社会学(第4版)[M]. 赵旭东,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7] 张磊.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伪娘”现象[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9(3).

[18] 郑红娥. 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9] 陈昕. 救赎与消费: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0] 赵雷. 青少年中性化现象及其应对策略[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9).

[21] 赵苍丽. 对“男生危机”的思考与应对——以南南京某高校为例[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7(11).

[22] 施良方. 学习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